

虞

初

志

虞初志總目

卷之一

續齊諧記

十七則

一馬

集異記

十六則

二馬

離魂記

一馬

卷之二

虬髯客傳

一馬

柳毅傳

一馬

經線傳一馬

長恨傳一馬

卷之三

韋安道傳一馬

周秦衍紀一馬附論

枕中記一馬

南柯記一馬

卷之四

嵩岳嫁女記 一馬

廣陵妖亂志 一馬

崔少玄傳 一馬

南岳魏夫人傳 一馬

卷之五

無雙傳 一馬

謝小娥傳 一馬

楊娼傳 一馬

李娃傳一

卷之六

鶯鶯傳一

霍小玉傳一

柳氏傳三

非烟傳一

卷之七

高力士傳一

東城老父傳一馬

古鏡記一馬

冥音錄一馬

卷之八

任氏傳一馬

蔣氏傳一馬

東陽夜怪錄一馬

白猿傳一馬

是書原闕章目古目以估人用意補寫故
與原書中并無初欲刪去之嗣以便手檢
讀遂姑存之按集并記一書清四庫書
目及各家藏目咸此一書惟鐵琴銅劍
樓藏有明鈔本二馬適以合之記
小說梁唐世一篇後初志罕流傳
伽藍記外今逢此如隱堂存兩鈔鐫

乙丑八月涇上袁

夢題

于天津旅舍

續齊諧記

梁

吳

均

撰

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
悉以金鉸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
其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
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
鳳凰入手卽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
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日于

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
今則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
列車後數目君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
月十吳夜北直羅烏所得帝闕而凝之
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
先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
遊行卽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
所往

嵇康詩云翩翩
鳳舞逢此絳綃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
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之
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卽枯死狀如炊然
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
將分斫所以顛顛是人不如木也因悲
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
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

陸機詩
荆樹同株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
一黃雀爲鷂梟所搏逐樹下傷癥甚多
宛轉復爲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
梁上夜聞嘯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
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
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
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
去是夕寶五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

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鵲巢所搏豫之

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

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

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且隆

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

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真孝招也蔡邕論云昔日

黃雀報恩而至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

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
中徐景山曰懶嗜鰒魚乃不避死畫板
作兩生鰒魚懸置岸上於是羣鰒競逐
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
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冬之所作
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

顏公庭詰云徐景山

之畫鰒是也

張華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

狸化爲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
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
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
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
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見
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
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貫百氏
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

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
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邪言卒便
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
曰公閒置兵甲關錡當是疑僕也恐天
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
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
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
聞魅鬼熊所別者數百年物耳華老

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
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
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
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懷還
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
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
我千年不復可得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

屍已自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
三尺驅海鳥卽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
見屍頭上著通茨庫燾揣其價約萬錢
潛乃擄取旣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潛
後以此燾上晉武陵王晞晞薨燾觀衆
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燾落緒太察
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
江夫人遂斷以爲銀辦陳獻兒一兒繼

牀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謝相報江夫
人惡之月餘乃亡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
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
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
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輿歸日旣夕二
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
吏列云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之不

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
木桓字也荊州送玄首用敗籠茵包之
又並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
焉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
七八踟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
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
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

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
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
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中具諸飾饌
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滑世
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觴一婦人自隨
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
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
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與

書生緒妻而實懷怨尚亦竊得一男子
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
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
三四亦穎悟可愛及與彥叙寒溫書生
昨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
生乃留女子牀卧男子謂彥與此女子
雖齟齬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
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

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
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
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內口中須臾書
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
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
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
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
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

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以盤餽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

四年作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
出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
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
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少
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闢之曰

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月登高飲酒婦人
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書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治。主月無月曲
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
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
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盟。就因流以盥觴
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
非嘉事也。尚書郎束皙進曰。仲治小生

不是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公調成洛邑
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
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游曲池金人自
河而出秦米心劔田令君制有西夏及
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米二漢相
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
爲城陽令

桂陽成武丁有僊道常在人間忽謂其

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僊悉還
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
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
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
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
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
囊紹問曰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

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久八月旦
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

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

漢武建武

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太

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

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土以

繡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

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吳縣張成

夜起忽見

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

舉手招成成卽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

始也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
直豎十仞可高有餘丈至青而圓如兩
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千雲外無登陟
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
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快則年
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
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
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
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
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
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
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
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
縛某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

秋夫作茅舍爲鉞腰自二處并復薄祭
遣人送後湖中及贖夢鬼曰已差并承
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
朝請

會稽趙英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
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
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鳥
飛其聲甚哀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

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
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
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
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
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
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爲一曲邪文韶
卽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
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

予還取箜篌爲扶持鼓之須臾至女爲
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
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腰叩之以倚歌
歌曰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
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偷意空相守坐
待繁霜落歌闌夜已夕遂相俦燕寢竟
四更別去腕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
以銀碗白琉璃七各一枚既明文韶出

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挽甚疑而委
悉之屏風後則琉璃匕在焉篋篋帶縛
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
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
元嘉五年也

續齊諧記終

右此記梁奉朝請吳均撰或謂其

續東陽無疑而作余按均先有齊
諧記等卷在唐已失傳而其事往
往雜見於諸類書中均蓋自續其
書非祖東陽也是書亦罕得佳本
惟外舅都公家藏有之命余鈐梓
以傳焉

集異記卷第一

唐河東薛用弱

徐佐卿

王積薪

平等閣

裴珙

蕭穎士

韋宥

蔡少霞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
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

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
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蓋
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
水松桂深寂道流非脩習精懃者莫得
而居觀之東廊第其院尤爲幽絕每有
自稱甯城道士徐僊卿者風屬隳古一
歲率三四而至觀之者舊因虛靜院之
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

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
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
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
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
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
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
月九日也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遊
行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旣

入此堂忽觀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
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
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放
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處
乃沙苑翻飛日集於斯與上大奇之因
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進
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所占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泐溪深遠寓宿於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霄無以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

秘竈竒之說堂內素無燈燭又姑婦各
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
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
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
姑又應曰西北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
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代書記
其下止三十字忽聞姑曰子止此矣吾
已勝北權耳婦亦甘焉然積薪遲明具

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解也之應爾按
局置子焉積薪卽出橐中局盡而生之
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
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
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畧積薪卽更
求其說孤姥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
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矣
向之室閤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

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之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竿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

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
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
空卽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
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
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
寫像焉乃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
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
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

集賢愚然後撰目而寫像焉及期澄空
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
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
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今
聚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亦無面目
見衆善也吾今俟焚啓鑪欲於金液而
捨命焉一以謝慙於諸佛二以表誠於
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

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鑒殊
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
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
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
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
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
李嵩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卽大像
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卽

施錢也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
今北都謂之平寧閣者是也許僧死像
成之日至龕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
則龕也得非澄空之後身與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
及端午以觀親焉下駟寒劣日勢已晚
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顧甚速續

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
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
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吾子子其
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
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
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
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晨徐歸因上馬
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

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琪居水南日
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
見其親與琪之弟妹張燈會食琪乃前
拜會莫顧瞻因俯階之語曰琪自外至
固又不聞琪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
應者笑言自若琪心神忿惑因又極呼
亦皆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琪在
何處郝今日不至耶弟涕小而坐者其

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
之隔如此哉因思令僕馬宿齎氏莊登
卽遽返時夜已深門闔盡閉而珙意將
往身趣過矣斯須而至方見其形僵卧
于地而二僮環泣呦呦焉珙卽舉衾以
入情意絕逆終不能合因出走求人以
告所見過者雖極請訴而曾莫覽焉珙
傍徨憂撓大哭于路忽有老叟問曰子

其何哉珙則其由以事與同生馳驅鬼
馬禍非自撥耶因同詣寶問令其開目
自後推之自然而蘇其二僮皆面向者
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
將甚因投于此既而則已絕矣珙驚嘆
久之少頃無恙乃歸乃以其實陳於家
余於上都自見寶溫細詰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游行倡
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
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
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歎陳三子曰吾識
爾和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
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
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
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長之署方與

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
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
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
懸認注中二少年亦縲紲於內穎士驚
曰斯輩似非僊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
卽令先窮士子須臾欵然佯驗明著皆
去我之發與墓今有年矣穎士則以前
說乖令詢之皆曰我嘗聞鄱陽王塚大

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
十髭鬚斑白僵卧於石榻姿狀正與顓
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是蕭
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
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
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
驗與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忽忽不
怡江波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
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
蕭翠因縱轡飲馬而蘆葦有拂鞍者宥
因閒援熟視忽見新絲筆綠周纏蘆心
宥卽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
手復結宥前駭因寘於懷行次江館具
家室已維舟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

妓樂卽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
新緊然沙洲江激是何自而來吾甚異
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
少異惟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之赴
食隨置復紉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
展還歸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
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
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

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
俄有白龍長百丈掣攫昇天衆咸觀之
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
道蚤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
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
縣東四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

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
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尚。於二月汾溪
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相思昏然，不
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
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
日曛曛。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
移足，惶惑不寧，卽破導之命，前經歷門
堂深窅，莫測遙見主人當軒獨立。少霞

遽脩敬謁庄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
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憤人引至東
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
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
憤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云
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
絹文書一資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
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

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
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渚新
宮宏宏崇軒轅轅雕甍盤礎鏤擅竦祭
壁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
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
矩池靈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
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僊翁鵠駕
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挂旗不

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
虛徐風簫冷激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
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
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
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
遂爲鹿幘人促之忿遽而返醒然遂寤
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充豫好奇之
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

立傳焉用弱亦嘗至其居就求第一本
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
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
脩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異記卷第一

集異記卷第二

唐河東薛用弱

集翠裘

王維

王渙之

張鎰

裴通遠

邢曹進

韋知微

狄梁公

寧王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
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

奉雙陸宰相狹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
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
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
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
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純
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
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
等矣梁公起
曰臣此袍乃太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

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
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
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旬連北梁公對
御就褫其袍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
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
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

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其客
有出入九公主之門者焉其致公主邑
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
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
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
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一篇琵琶之新
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不日當詣此舞
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

請謁貴主何問可見哉子龍如吾之教
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
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賞琵琶同至公
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
樂奉謙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
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
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
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

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鸞輪袍公主大
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
無出其右公王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
文采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
駭曰昔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
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
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
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

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
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
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
與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乎誠
取解當爲予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
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
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
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
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黎
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譚三詩人因避
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
尋續而至綺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
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
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

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
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
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
則引手畫壁曰一絕何尋又一伶謳之
曰開篴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
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
何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

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鵝色猶帶
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
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
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
詞耳陽春白雪之曲豈俗物敢近哉因
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憐此子所唱如
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
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

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鬟發聲則
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渾之卽柳勸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
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因不知
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詰其事諸
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僊乞降清重俯
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鑑

張相公鑑太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
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猶厚
張公且日以冀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
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
因思中外初無其人蘇譯不解有外甥
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
令詳其理李坐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

相矣張公卽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
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爲珍藥
珍藥反語卽舅名氏也張公甚悅俄有
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
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

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
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圍
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
尺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
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西小女集中或
有哀其奔走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
卽謂南樂嫗周璽余亦將歸若步復不
逮懼犯禁車帟尚可通容能登車至車

門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爲田丞嗣所縻

敵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
鏃留於骨微露其末焉卽以鐵鉗遣有
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
可搖動曹進疼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
爲廣脩佛事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索
縛身于牀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
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
僧入於廡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

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煎汁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於人人莫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即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餠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餠爲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

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旣夜其瘡稍
瘳卽令如朋綳縛用力以拔鉗纒及臉
錠已竊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
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著此之明徵
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
縣令縣多山魃癘幻百端無敢犯者而

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
既至則究其寢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
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盡而邑
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
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
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
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
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

收得猴雖智能可玩敬以奉貺乃出懷
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
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攜入誇異
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
苟聞不及其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嘖
噬予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

制入關路由華州關開之北稠人廣衆
聚觀如堵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
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富
室兒年可十四五卧牌下鼻端生贅大
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
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遮目睛翻白
痛楚危亟頃刻將絕公惻然久之乃曰
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卽

輦下縑宣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
後下鍼寸許乃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
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宛贅應手
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
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
吾哀爾命之危逼吾急病行志耳吾非
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鬻馬牙人麴
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卽於中堂閱
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
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
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
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
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共咨詢
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鞭轡

馳驅徃復數四笑謂坐客曰辨其優劣
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
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
者曰此馬徃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
此等褻品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服曰

離魂記

天授三年清河張鑑因宦家于衡州陞
簡靜寡知友無子其女二人其長早亡
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鑑外生太原王宙
幼聰悟美容範鑑常器重每曰他時當
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與倩娘常私感
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察之
選者求之鑑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

悲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
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
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
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步
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
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
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
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

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
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鑑絕信
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
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向五年恩慈
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
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
至鑑家首謝其事鑑大驚曰倩娘疾在
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是在舟中

鎰未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
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其
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
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
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祕之唯
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
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陞丞尉事出陳
玄祐離魂記云玄祐少日常聞此說而

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萊蕪縣令
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鑑則仲規堂叔
祖而說極備悉故記之